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二回 鐵兵部焦魄能誅衛士 景文曲朽皮猶搏燕王

說的燕王登極詔書頒到濟南府，又特齎一敕，召鐵鉉還朝。這是恐鐵公興兵，要來收羅他。百姓卻訛傳了勤王詔書，在鐵公亦未知京都的信，遂論文武官員且出郭迎去，看是如何。到了皇華亭，見齎詔官是燕府長史周鐸，心中已是了然。鐵公厲色問道：「是建文皇帝詔書麼？」周鐸亦厲聲答道：「你們想是沒有耳朵的，建文已闖宮燒死，是當今永樂萬歲爺登基的明詔，尚不跪接，還敢說白道黑麼？」眾官員著了急，一齊跪倒。鐵公大怒，喝令左右：「與我拿下燕賊使！」軍士吆喝一聲，早把周鐸綁住，隨從人等，皆已打得星散。鐵公指著周鐸道：「你這狗賊，向為燕逆的心腹，當日潛居帝京，窺探動靜是你；結納權貴，謀欲傾太孫，立庶孽是你；陰謗魏公徐輝祖，暗害長史葛誠又是你。今尚敢齎逆詔來此！」遂掣軍士手中大刀，將周鐸揮為兩段。鐵公問眾文武官員：「我今起義討賊，爾等誰能從者？」皆鞠躬唯唯，戰慄不能言。

鐵公回到府城，豎起義旗，召募豪傑，並將周鐸首級懸在旗端，以徇於眾。半月之間，無一人應募者。且住，鐵公向有義士三千，何不就此興兵，還要召募呢？要知道鐵公向因王師交戰，盛庸、平安等軍餉皆取給於濟南，倉庫久矣空乏，又是個真正清官，囊無私蓄，日惟蔬食菜羹，那裡養得起這班義士，因此漸漸散了。不說別的，就是瞿離兒，也自投了卸石寨去。

這番詔書到來，都知道燕王已做了皇帝，誰肯自己備了口糧鞍馬，棄了父子兄弟，捨著性命，去換一個「義」字？各官員當面雖勉強應承，今見鐵公孤掌難鳴，誰肯丟了現在的爵位，拼了夷滅九族，去博一個「忠」字？鐵公見此光景，不勝太息，謂二子福安、康安曰：「那些官員百姓，原不能概責以忠義。

我今欲挺身赴關，死於社稷，汝等能從否？」福安曰：「兒聞守土之臣，死於封疆。況帝駕已崩，救衛不及，同一死耳，大人何必遠至都下。」鐵公曰：「是非兒曹所知。死於封疆者，謂城存則身存，城亡則身亡，此外臣之義宜然爾。我受帝恩為大司馬，自當與社稷存亡。且此土未當失守，封疆現在，烏得死於此耶？」二公子即慨然時曰：「幾乎錯認了大義所在！古人云：忠臣死忠，孝子死孝。兒等願從。」階下有蒼頭二人，毅然前稟曰：「奴輩亦願從主死。」於是鐵公即日起行，有舊參軍高巍，送至二十里以外，拜別以後，即自殺於郵亭。鐵公歎曰：「偌大濟南，僅有此君忠義！」揮淚而去。

星夜馳至浦口，覓一漁舟渡江，進了西門，轉向正南大街上，正遇著都御史景清大轎，喝殿前來。鐵公方欲駐馬問訊，而景公在轎中見了，佯若不相認者，反掉轉頭去。鐵公亦不顧，逕到正陽門，大罵燕王：「背祖滅宗，弑君篡國的逆賊，鐵鉉生不能斬汝之首，死當殛汝之魂，還我建文皇帝來！」說了這句，淚如泉注，擗踊痛哭。兩子二僕，亦齊聲大慟。羽林衛士即時擒下，飛報燕王。

燕王升殿，文武咸集，衛士掖鐵公至陛。燕王尚欲降了鐵公，以慰四海士民之望，亟令釋縛曰：「卿之忠義，朕所素知。」鐵公背立罵曰：「反賊逼死我君，焉知忠義？速求東宮奉立為帝，庶可免高皇之殛。」燕王曰：「朕為太祖之子，受天之命而有天下，理所當然。汝竟不知天道麼？」公又罵曰：「天道即是人倫，人倫首重君父。君父之命，即天命也。你受誰之命而擅居此大位？千秋萬載之下，逃不得『國賊』兩字！」燕王變色說：「朕與建文總是一家，汝既盡心於故主，寧獨不可盡心於朕？苟能北面而立，即以揆席相待，若更無知，方孝孺便是榜樣！」鐵公曰：「我與孝孺，豈若在廷狗彘，屈首為篡逆之臣哉？」痛罵不已。燕王大怒，令割公之耳鼻，以火炙之，納公口中，叱曰：「此味甘否？」公厲聲曰：「忠臣血肉，流芳千古，有何不甘？」寸磔至死，猶喃喃罵不絕口。燕王痛忿已極，令舁大鑊至，熬油數斛，投公屍於其中，頃刻如煤炭。呼衛士導之朝上，而屍轉輾向外，終不向內，數十人各用鐵棒四面夾持之，屍才面北。王笑而詈曰：「爾今亦朝向我耶？」語未畢，公屍效然躍起，滾油蹙沸數丈，直濺龍衣，諸內侍手皆糜爛，棄棒而走。公屍仍然反背如故。有頃，侍衛二十餘人咸吐鮮血，斃於殿上。群臣莫不畏怖，共請埋之。燕王叱退，令將焦屍投入糞窖。收公二子係獄，兩蒼頭皆腰斬。又命緹騎逮公妻氏楊夫人並二女，發教坊司，滅公之族，一夕，雷霆大作，環繞於糞窖者數匝，化為一泓清水，至今名曰「鐵公潭」。有詩贊曰：

社稷先云覆，封疆尚爾存。
義師頻進戰，燕孽幾亡魂。
枯骨猶能躍，焦軀誰敢翻。
一泓清冽水，英氣至今尊。

卻說景公路遇鐵公，回到私第，疾忙托病告假，意欲夤夜請來，商議大事。不意是日已遭慘死，乃大慟曰：「天喪吾君社稷矣！」設了鐵公靈位，瀝酒祭奠，痛哭者數次。這是何故？

原來兩公素日神交，彼此極其敬慕，只因隔絕千有餘里，鐵公亦未知景公別有作用也。當燕王造謀伊始，朝廷曾遣景公任北平布政，偵探消息。景公一見燕王，決其必反，返與之深相交結，俟其一有舉動，即便擒之。無奈朝中小人，多謗公與燕交通。建文帝初雖不信，然十夫撓錘，眾口鑠金，曾參大賢，不免見疑其母。即以左僉都御史召公還朝。景公謁帝奏云：「臣能制燕藩之命，不知何以召回？」帝慰公曰：「社稷方倚卿為重，豈可久居於外？燕王為朕叔父，天倫至戚，豈可以兵刃相加？朕當以德化之。」景公嘿然而退。迨燕王既反，王師屢敗，鐵公倡起義兵，兩次告捷，景公密奏：「今日能敵燕王者，唯鉉一人，請專以北伐之事畀之。」而朝中多畏鐵公，恐成了大功，為帝所柄用，又極力於暗中謀沮，建文帝只命鐵公扼住濟南中路，燕王遂由大名繞出館陶，逕趨徐泗而下金陵。登極之後，即召景公。公撫膺曰：「我不能存社稷，誓必與燕賊俱死以報我君。」乃詭自歸附，人見燕王。王大喜曰：「我故人也。」

升公為左都御史。自是恒伏劍於衣衽中，委蛇從事，覷個方便。寮溲多有疑公者，所以與鐵公絕不交接，以杜人之耳目。

在景公正喜鐵公之來，為生死之計，若己一刺燕王，此身必遭屠戮，今有鐵公，則身雖死而社稷可復也。大英雄之處事，一柱足以撐天，而忽傾折，能不傷感悲慟乎？

未幾，中秋節近，聞賜群臣宴集，公喜曰：「好機會，我當獻酒於賊，逆而刺之。」先一夕，欽天監密奏文曲星犯帝座甚迫，其色赤，其人當衣緋，宜為嚴察。燕王初不疑為景清也。

詰旦，內東混狃，外罩袞龍，又令心腹侍衛百人列於殿上，方行視朝。遍察百官，唯有景清獨衣緋袍，心甚訝之。公見燕王色動，知為所猜，待不得會宴了，遂奮躍而前，掣出袖中匕首，直刺燕王。燕王大呼殺賊，左右衛士蜂擁齊上，扯衣的扯衣，拖手的拖手，抱腰腳的抱腰腳，奪匕首的奪匕首，即時拿下。

清知志不得遂，植立嫚罵。王令以刃抉去公齒，且抉且罵，含血直噴燕王之前。王大慚大怒，立命將公剝皮搥草，以索繫於長安門，碎刷骨肉，投之圜廁。既而夷公之九族，又株連鄉里，因親及故，屠戮數百家，名曰：「瓜蔓抄」。好些村社，盡作丘墟。越日，燕王過長安門，顧所繫之皮，宛似人形，笑而詬曰：「汝猶能刺朕耶？」言未畢，公之朽皮，頓然躍起，繩亦掙斷，奮趨數步，直薄燕王。王大驚，左右以金瓜亂捶之。

王亟還宮，即令武士燒公之皮，化為灰燼。凡舉火數人，莫不口吐鮮血，立仆於地。燕王痛憾之極，復又波及公之朋友，而公最寡交，止有青州教諭劉固，與公莫逆，時居京師，遂連坐之，並其弟劉國、母袁氏，一家五口，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。

劉固之子名超，年方十五，生有神力，仰天一呼，捆索盡斷，削子手中的大砍刀，早奪過來，左揮右擊，斬賊十餘人，眾皆披靡。監斬宮亟呼兵士四面圍住，忽人叢中突出一道姑，袖內飛出一劍，將監斬官砍作兩截。劉超見有助他的，又奪一刀在手，縱橫旋轉，刀光奮躍，如飛霜激電，但見人頭滾滾墜地。那道姑的飛劍，颼颼風響，騰空而下，如鷹擊兔，血肉狼籍，頓殺百人，餘皆

四散逃去。道姑收了神劍，同劉超竟奔江口，路上迎著幾個汛兵，盡行砍殺。見江邊有個空漁舟，道姑便呼超同跳下船，蕩起槳來，頃刻抵於北岸。劉超拜伏在地，道：「承道姥活命之恩，獨是我一家受戮，今投何處去好？」

道姑說：「有個去處，既可以建功立業，又可以報冤雪憤。」超又拜謝了，道姑就作起縮地法，如飛而去。

明日燕王視朝，應天府府尹將法場上事情逐一奏聞，燕王大駭，命兵部行文各省，畫影圖形，緝拿劉超與無名道姑二人。

朝罷回宮，猛見景清仗劍而來，王亟跳下步輦，向內亟走，絆了檻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宮女們疾忙扶起，徐妃詢知緣由，便奏道：「陛下何不學唐太宗，用猛將把守宮門呢？」燕王道：「不怕外廷笑話？」既而倒在御榻，又見景清掣劍，照頂門砍下。

燕王閃過，跳將起來，渾身冷汗，乃秉燭而坐，拔劍在手，而景清已在背後。燕王大喝：「景清能為厲耶？朕有命在天！」大踏步轉身砍去，景清卻又在前，即便翻身迎他，而清或左或右，隨其所向，面面盤旋。燕王使盡氣力，輪劍擊刺，直到天明。

從此白晝現形，凡燕王止息之處，清亦在焉，舞刀試劍，直逼將來，陰風颯颯，毛髮皆豎，把兩三個所幸妃嬪，活活嚇死。

又見鐵鉉帶赤金帕頭，衣絳紅袞袍，指揮猛士數十，殺進宮來。

燕王大叫左右，似夢非夢，霍然而醒，心甚著急。告於徐妃。

婦塞曰：「人言景清、鐵鉉皆係上界列宿，英靈特異。以妾愚見，陛下贈其官爵，賜以祭典，則氣平而精靈散矣。」燕王欲依徐妃所奏，又不肯以膽怯示人，乃密諭胡濙、金幼孜等公具一疏，言「景、清、鐵鉉雖心在建文，然忠烈可嘉，請特旌之，以風在位」。燕王批示曰：「建文時之奸黨，均宜夷滅，而鐵鉉則係外吏，景清是朕素交，據欽天監奏皆上應列宿，姑頒格外旌典，並以原銜加贈宮保，各賜祭一壇，命蹇義、茹王常代朕行禮。」自此以後，方得宮中寧謐。有詩弔景公曰：

文曲星芒赤，中宵殺氣分。心能藏一劍，膽直壓千軍。

十步皮能躍，一靈火不焚。英魂空殺賊，天意在燕君。

燕王之世子高熾，素性仁厚，向以父親殺戮過慘，幾次要諫，又怕性子利害，惹出事來，不敢啟齒。今見褒獎了景、鐵二公，略有悔悟之心，遂乘間奏曰：「當日離間宗親之奸臣，不過數人，皆已族誅。至於遁去官員並殉難之妻女，似可原有。」

若搜拿緊急，恐人心震駭，激出事端，未免有煩睿慮。孩兒淺見若此，願父王察之。」燕王曰：「此輩頗有節義，朕原欲用之，乃敢罵朕為反賊，是自取誅戮，非朕必欲殺之也。今依吾兒所奏，凡遁去官員與殉難之妻女，悉免逮解，止禁錮其子孫，不許出仕。」世子又奏曰：「前日泗州與臨淮，被勤王賊寇殺死大將三員、官兵四千有餘，以孩兒之見，當亟加天討，父皇置之不問，何也？」王笑曰：「非汝所知，此乃烏合之眾，急之則聚，緩之則散，散而縛之，一捕快之力耳，若急之則必挺而走險，嘯聚益眾。相傳建文未死，人心惶惑，倘有搖動，安能保得中原耶？我已密敕青州守將與登州總兵，伺其消息，聚則討之，散則擒之矣。」世子曰：「足見聖算周詳。」

忽大常寺密奏云「奉發教坊司罪人妻女若干，於昨晚忽然不見，門戶緊閉如故，事出異常」等語。王默然良久，以奏摺付與世子詳察。世子奏曰：「據孩兒看來，此必有妖人以邪術攝去，恐即是劫取劉超之道姑，亦未可定。」王曰：「是也。」

彼能飛劍斬人，妖術無疑。」世子又奏曰：「泗陵守監來時，兒曾問及賊寇情形。據雲中軍有女將，號太陰元帥，有金甲神人護持。由此言之，劫法場之道姑，即此賊寇矣。」燕王曰：「報來文書，雲係響馬作亂，並未言及女將情由。俟朕臨朝訊之。」

忽又刑部密奏云：「獄中牆垣不動，門戶不啟，罪囚逃去無存。」

燕王大怒，令將提牢司獄官吏勘問。世子又婉奏曰：「此亦教坊司一轍，非防範不嚴之故。大約妖黨必與青州響馬合成一局，不可不早加剪滅也。」燕王正在籌畫，兵部又一密本奏進云：「據青州都指揮使高鳳飛報，益都卸石寨中，盤踞響馬數千，奉一女將為主，豎起黃旗，招軍買馬，日盛一日。亟請進剿，以除禍本。」王謂世子曰：「汝之見識良是。」遂飛頒密敕與高鳳飛並登州總兵，令會兵合剿。但不知那錦衣衛獄與教坊司忠臣的子孫妻女，是怎樣一齊走個沒影的，總在下回分解。